

杨振宁旧居寻踪

制的独一个体。其成就与渊厚家学有关，或可说是其父亲耳濡目染、谆谆教诲的结晶。迁居三河前，其父杨武之执教于清华大学，杨振宁随父母在清华园内住了8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和同学们唱的《中国男儿》，末一句为“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大有“一夫振臂万夫雄”的鸿鹄之志。特别是西南联大本科4年、研究生2年，亦是其全面学习专业知识并确定物理学主攻方向的重要时期。

在旧居图片中，有一帧叫《初见世面》。1928年夏，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硕士和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的杨武之回国，应聘厦门大学。杨后来曾谓父亲把他带到厦门，也就把他从18世纪带到了19世纪。第一次见到香蕉，第一次喝到牛奶，第一次吃到牛排，也第一次用上抽水马桶。生活方式的更新，其实更是胸襟和境界的飞跃。

在国外，幸运的是，杨振宁既遇到了李政道一同研究，写下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问题》，更遇到了同为华人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实验证明了这一重要的物理发现。杨振宁时年35岁。

有张图片，让人难忘：瑞典国王挽着杜致礼步入诺贝尔颁奖典礼后的晚宴大厅。此时的杨振宁是持中国护照前往领奖的，堪称诺奖中华第一人。作为高级将领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从小受到严格教育，酷爱文学和音乐。诚可谓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站着一位，不，或者几位女人。在旧居院落中，似乎依稀可以看到杨振宁母亲独自操持，伴子读书那宁静的身影。或者，还有翁帆。

2003年10月19日，杜致礼病逝，一年后，即圣诞节的前一天，杨与翁在汕头登记结婚。1995年汕头首届国际华人物理学大会期间，翁帆曾被抽调为杨、杜服务。或许这就是缘分。

有趣的是，旧居门前是条长长窄窄的巷子，高高的古老砖墙把两边的建筑分隔开，中间只能容一人通过，得名“一人巷”。据称这也是杨振宁每天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引得许多游人在此留影。我突然想到桐城的“六尺巷”，不禁莞尔。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乡村夏秋之时，七夕夜里，如此生动恬静的情景，不免令人遐思万千。

神秘浪漫的七夕节，又叫“女儿节”，起源于汉代。后来的唐时宋词里，七夕乞巧、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被屡屡提及。

乡下的外公曾讲过，在他少年的时候，每到农历七月初七，就会举行“七夕会”。宗室庙堂里张灯结彩，设置各式各样小巧鲜艳的香案，拜祭牛郎织女。香案全是用纸糊成的，案上摆满鲜花、水果、衣裳、鞋子 and 刺绣等。

待到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端出面点和瓜果，陈列在庭院中的几案上，邀请天上的织女来品尝。然后，一家人便围坐一起，观赏着晴朗深远的夜空中，隔河相望、遥遥相对的牵牛织女星，乐滋滋地吃着各种巧食，向织女乞求智慧和巧艺。

记得儿时的七夕晚上，夜深人静，母亲跪到葡萄架下，仰望朗朗星月，摆上时令瓜果和点心，朝天祭拜，祈祷全家幸福安康。随后，我和姐姐躺在凉床上，抢吃着巧食，数着满天繁星。母亲陪坐在我们身旁，一边摇着蒲扇驱赶蚊虫，一边细细耳语般讲牛郎织女的传说。当时，年幼懵懂的我，只是痛恨王母的狠心绝情，却无法感受牛郎织女的相思情爱。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直到后来上学，读了宋人秦观的《鹊桥仙》，方才体会爱情的甜美与相思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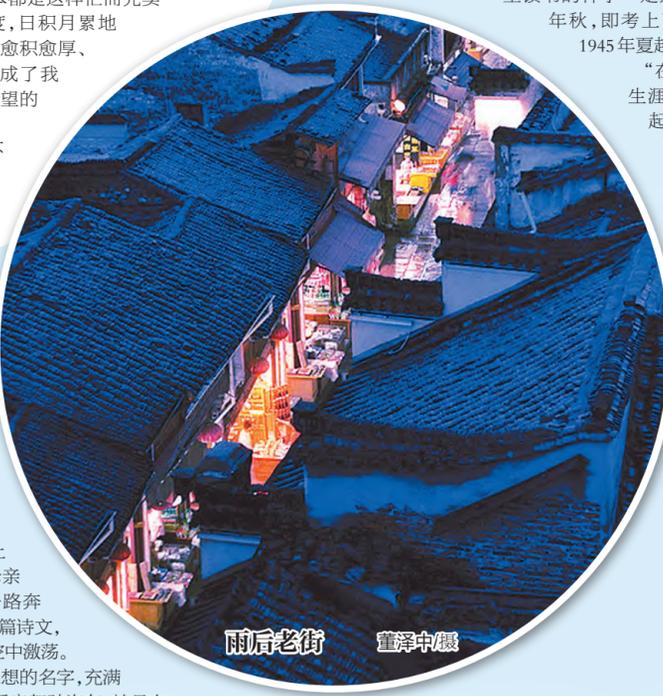
如今，这样传统悠久的节日和习俗，即便在农村，也几乎被人们遗忘。今天的我们，知道乐此不疲地装扮圣诞树，吃着平安果；情人节时，送束玫瑰给爱人。还会有谁，在七夕之夜吃巧食，牵着情人的手，遥望苍穹，向牛郎织女求赐美满姻缘呢？

悠悠古国，今夕何夕，多少璀璨的民俗文化，需要我们去坚守传承！

今夕何夕

那年那月

□汪亭



望壶口

七彩时光 □胡铭

床屹立两块巨石，即是“九河之蹬”的孟门山。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将此山石一劈为二，引水分流。

这一天，是阴天，尽管没看见头顶上的阳光，没看到彩虹飞跨两岸的壮景，我却丝毫不遗憾，因为又一次亲近黄河，吮吸河水与泥沙的气息。此时，我已不再是一名看客，俨然是在接受一场洗礼。心随黄河而动，随中华血脉而跳。站立于此，我不由地挺直了腰杆。



五月风
周文静/摄

鲁迅的午后时光

况味人生

□舒敬东

这些天的午后，我宅在家里看《鲁迅日记》，看着看着，忽发奇想：一个世纪前的鲁迅先生，不上班的午后，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大概率的，他会去逛琉璃厂。1912年5月5日，他随教育部到京，到京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的午后，他就去了琉璃厂。1912年5月12日的日记，如此写道：“星期休息。晨协和来。午前何夔侯来，午后去。下午与季葑、诗荃、协和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庐丛书》一部七本，五元八角。寄二弟信。”

接下来的5月19日，又是星期天。他忙着与部里同仁董恂士、许寿裳考察北京园林及文物。

5月26日下午，即到京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天的午后，鲁迅先生再一次去了琉璃厂。当天的日记写道：“星期休息。下午同季葑、诗荃至观音寺街青云阁茗茶，又游琉璃厂书肆及西河沿工场。”

5月30日发了津贴60元。当晚，就迫不及待地去了琉璃厂，结果满载而归，购了《史略》《李龙眠白描九歌图》《罗两峰鬼趣图》。

琉璃厂，位于北京和平门外，是北京当时的一条著名文化街，各地的书商纷纷在此设摊、建室，出售藏书。鲁迅一有闲暇就去那里转转，日积月累搜集到不少古籍、古碑

拓本等。晚上，先生坐下来，细细研究整理这些古籍、古碑，撰写出《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这些著作又为先生日后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午后的时光，先生还可能去逛逛“小市”。京城的官宦之家多，破落了便把家当拿到小市上去变卖。先生那些年勤于抄碑、校勘碑文，便不断搜集拓片，这小市提供了不少帮助。先生一有空就往那里跑，仅是1916年1月的日记，就有14天记录先生午后逛了小市，其中一天还跑了空——雪天无人摆摊。

从鲁迅的日记中，我还发现，先生的许多社交活动，比如接待朋友或是出门访友，也大都午后这个时段完成的。如1912年7月，鲁迅在家会友与出门拜访，累计7次之多，且都在午后。就连与郁达夫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午后。1924年7月3日，日记写着：“晔。休假。午后访郁达夫，赠以《小说史下卷一本》……”

为什么午后鲁迅有大块的时间呢？这得益于先生单位的上班制度。从1912年至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上班。教育部的办公时间，初为“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半”。1912年7月，“全日制”改为了“半日制”。

自从1920年8月6日，北大文系主任马幼渔送来北大聘书之后，鲁迅的午后时光就益发忙碌了。紧随其后，北京各大高校聘请先生授课。单是1921年1月，有关先生“午后”赴高校授课的日记，就有六条。

鲁迅的一生，基本都是这样忙而充实着。先生闲时不虚度，日积月累地厚积着、沉淀着，以至愈积愈厚、愈积愈高，渐渐地就成了我们面前的这座令人仰望的山峰。

先生的成就，我不讶异；我所讶异的，是先生如水的韧劲，无人企及。

瀑布我看到

很多，黄河也见过不少次，但瀑布与黄河的契合，说真的还是第一回目睹。如果说瀑布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一道大餐，那么黄河则是人们精神上的顶级盛宴。黄河，母亲河，从历史中走来，一路奔涌。一个个故事，一篇篇诗文，如音符般在广袤的天空中激荡。

壶口，一个令人遐想的名字，充满着传奇色彩。当年柯受良驾驶汽车，就是在这里成功飞跃黄河。壶口瀑布位于晋陕两省交汇处，西临陕西宜川县，东濒山西吉县，因状如茶壶之口而得名。

未见其容，先闻其声。轰隆隆的水流声和撞击声此起彼伏，由远及近。这里的水，没有想象中那么恬静、柔顺，而是富有多变性，洒脱而自信，沸腾而奔放。

黄河以其“黄”而独步天下，黄色是底色，也是本色，正如我们的黄皮肤一样，永远不变。

滔滔黄河奔腾至此，为两岸苍山所围，不得不骤然紧缩身体，但前行的劲头却更足，决心更大。这里，龙腾虎啸，山鸣谷应。激流破空直下，重重砸向峡谷低凹处，犹如壶中之水喷口而出。水柱临空而立，水珠肆意飞溅，升腾的层层白雾烟花再起，足有好几米之高，像一场水幕电影，演绎着自身的灿烂与变幻。一颗颗水滴溅向四方，洒在人们的脸上，落在人们的身上，大家没有避让，反而倾身向前，享受大自然这种难得的恩赐。

真正令人震撼的，并非壶口瀑布的高度、宽度，而是其流量及速度，以每秒数千立方米的巨大流量倾泻而下。面对如此壮观，我终于感受到排山倒海的意境。黄河的阵阵怒吼，发出的难道仅仅是声响吗？不，那分明就是一种语言，黄河自身的语言，它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和精神。即便寂静夜暮，无人关注，它仍一如既往地，敞露自己的胸襟，诉说自己的心声，没有造作和遮掩，这是多么朴素的语言！

壶口曾是古代的高埠口岸，由于落差大，顺流而下的船只不便航行。于是，商人未到壶口即卸下货物，将空船拖出水面，并利用圆形木杠，承载着船儿在河岸上滚动。无数纤夫辛苦劳作，沙哑、悲凉的号子声，昼夜起伏，余音回荡。直至水流平缓时，再将船推下水。现今“旱地行船”已不复见，但艰难的拖船却在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四时雾雨迷壶口，两岸波涛撼孟门”。下游河

盛夏的菜地，茄子唱主角。

傍晚时分，挎着竹篮，越过小溪，一畦菜地在眼前。辣椒、茄子、韭菜、豇豆、西红柿，各自生长，各自欢喜。小人的兴奋和激动，藏不住，躲不开。猫着腰，穿行其中，须臾间，篮子里红的、绿的、黄的、白的、紫的，塞得满满当当。直到袅袅炊烟里飘来声声呼唤，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这段年少记忆，被轻轻折上一个角，珍藏在岁月的册页里，每每想起，怀念不已。

茄子如人，也念旧，多少年来，保持着最初的模样。绿衣紫袍的茄子树上，挂着婀娜多姿的紫茄子，垂着珠圆玉润的白茄子。白茄子朴素随和，人缘好，不声不响占得菜园一席之地。紫茄子身上自然散发的贵气，也深得喜爱，亮相于菜园，抢去了白茄子许多风头。好在，新鲜劲过后，方才懂得白有白的好，紫有紫的妙。故而，餐桌上相见，相安无事，各显风姿，各得其味。

吃的最素淡的茄子，是在幼时。将摘回的长条白茄子洗净，竖切两半，在清水里漂洗，然后顺着饭锅的边儿，一条条地贴。坐在灶膛前烧火的小人儿，不时站起来，深吸一口气。从锅盖缝里飘出来的米饭香和蒸熟的茄子香，充满诱惑。

急切地揭开锅盖，茄子软作一团，用锅铲铲下来，放入碗中，再将它们捣碎，撒上点盐，拌入半勺猪油，与拍碎的大

如歌岁月 □周丽

茄子趣话

蒜搅拌均匀。油亮亮、香喷喷，鲜美可口的滋味令人尖叫。这是《笑林广记》里那位先生无法体会到的。园子里长着许多又肥又嫩的茄子，可东家却一日三餐给他吃咸菜，乏了味，生了厌。不便直说，便忍不住题诗示意：“东家茄子满园烂，不予先生供一餐。”不想此后，东家餐餐给他吃茄子，实在吃腻了，只好续诗告饶：“不料一茄茄到底，惹茄容易退茄难。”

读罢，忍俊不禁，莫非这东家是不会做菜的主？可怜了那位先生的胃和味蕾。若是他尝过《红楼梦》里的“茄鲞”，会不会羡慕得想要做客大观园，和刘姥姥一样惊掉下巴？凤姐依贾母言，将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细嚼了半日，既惊又喜：“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法子，我也弄着吃去。”得知是经过千回百转的调制后，刘姥姥连连摇头吐舌：“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道这个味。”

恼不过三秒，一则故事令心情美好。《滹水燕谈录》中记载：吴王阖闾有个瘸腿的儿子，一日出游，听到有人大叫：“卖茄子，卖茄子！”公子误听成“卖瘸子”，很生气。阖闾为解儿子的心结，发现孩子帽子上的流苏很像要落下来的茄子，便将茄子改名为“落苏”。

落苏，落在尘世的泥土里，苏醒了久违的诗意。